

國

朝

奏

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

蕭山 朱樞雲

武備

勅撫前

陳勅撫要計

金之俊

請速勅畿輔近賊

白玉軒

陳勅山東流寇要計

吳達

陳湖南急切情形

徐勇

請撤滇兵鎮守荆襄

魏裔介

陳定蜀之策

李國英

議勅楚蜀餘孽

顧如華

請按星象進勅雲貴送魁

陳其範

議勅滇苗事宜

鄂尔泰

陳西域戡守事宜

鄂弥達

議勅金川情形

阿桂

陳分攻金川情形

同前

籌制緬甸機宜

李侍堯

奏聞安南阮藩歸國謝表

彭元瑞

陳平川楚流賊事宜

梁上國

生擒回逆張格爾

長齡

謹陳勦括實著疏 順治元年

兵部右侍郎 日金之俊謹

奏為勦括湏求實著地方立見救寧仰祈

睿裁 施行以昭

聖化

竊照魁名為土本皆土著之民也乘流賊煽亂之餘一時地方官無法恃強雄長勾連煽聚以致焚劫誣殺禍机與流賊等其突皆有姓名可指有住址可稽有親族鄰里可訪或一村之內而良奸居半或一姓之中而貞慝懸殊或一人之身始邪終正前後兩載欲車主勦則安民反以害民玉石俱焚之可傷欲擊行括則草面未必甘心養虎遺患之可慮實能勦者必兼括以用勦而後勦

勅令道

將凡遇土寇猖獗之處先行牌諭有賊首率衆歸順者赦罪勿

論有賊首抗拒而賊黨并鄰族人等能縛之來獻者卹論功行賞

照地方之遠近定日領縛獻之日期過期不報卹舉兵殲之彼惡

不畏死之徒並殺之不怨而究竟畏死多則就擒者必不少既已就

擒卹收其兵器馬騾有私匿者查出重治至于中騾係民間耕

作所需任其畜養不许官兵一舉括收仍責成該州縣官將就

擒之報籍其花名編置排甲有廢舍者俾之各安故業去恒

產者仍為設法安插州縣上其冊于道府道府轉報之本部則

土寇之有安與各官之啟最一展毋而燎然矣以是而後勦擒

方有突著地方有不立教寧者且不信也且不勝屏息待

命之至

乞早撲勦近賊疏 順治二年

兵科進右給事中 日向玉新謹

奏為

國家全盛方始近地賊報頻聞乞早撲勦以靖地方以免滋蔓必  
且安瀾天下無時無不逞之徒特在當亟思慮預圖故將亂期銷  
其萌方亂亟防其漸漸而又安長治矣今天下自十餘年未盜賊

隨在生發屢而剪撲卒不得其要領所以致此者良由賦役重煩  
將士懼怯今我

皇上肇造區夏天戈所指兵不尚行凡降附境土卽落賦輕徭毋民休

息其沐王化者宜仍以畏威懷德鮮刻為農鼓舞于堯天舜日乃  
不意尚有不然者以山東則以穀米全闕矣晉地則以妖賊煽亂告  
矣此犹遠在千里外若樂陵怪朶及天津近地此皆畿輔粵區  
神京肘臂以馬家山之寇射傷東兵羊盤之賊逆我顏行津南之  
賊殺周中軍兵籍丁至二十四名仍近地作賊之多也且揆其由緣因  
從來地方各官办賊不力以致莽雜且諸賊肆禍多在直省交  
界並州界接壤閃倏逃竄易于假息遊魂祈

皇上運動各按撫鎮立限捕擒毋從前玩泄其果係費從者不妨矜全

解散至于積年高戶價賤後既鳩音不羊鷹鳥眼長橫務在性難  
禽狝根株痛斷而萌芽莫以煩再舉以昔年劉七趙燧始不過  
一夫可擒除之不蚤致禍延齊豫訪探江淮辛費數年收拾七所  
謂方亂須防其漸也雖然弭盜必先清其源今之性竊多有迫  
于飢寒而為之者近聞兌換土地土小民遺徙多至失業屯軍  
失地艱零無依目前玩求量給田廬竊亦慮及于亡不特以也  
以三協宣大諸邊在先朝設兵不下數十萬歲糜先朝不數百  
萬金錢稍不滿願動至脫巾泔諫今強半裁汰誠為快事但  
此輩多係亡命光徒市井無賴今羈旅窮愁勢必行利商旅



請聚舊符七

皇上勅沿邊州府觀察有扣留次去之兵許令首報其有家園者許令  
還鄉若領苗者聞邊境荒地尚多安插閑墾細租應復保  
之耗壯心而饒生計庶不至窮而為盜此所謂將亂當杜其萌  
也敬獻一得伏乞

聖鑒  
採納施行

再陳滅賊要著 順治四年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吳建謹

題為再陳滅賊要著仰祈

聖鑒

到期掃蕩以固邦本臣竊惟山東今日滅賊情形有不可不供  
臣滅之勢有未嘗可保必滅之勢有所以保之必滅之勢今者夫  
兵兩路駐東已及三月而騎賊未即撲滅非大兵之不用命也夫非大  
兵之力不能滅賊也日擊其心中心以疲其焚前蹤已粗陳其概  
今不敢不冒死為

皇上條悉詳之東省為

奏 稍咽喉而四方人心觀望在七萃登萊二郡今已有蠢蠢思動者

矣况非特一方也萬一再有違延使人疑大兵之發去以賊伺以  
少說情說反側滋疑安所忌憚目所謂賊有不可不供至滅之勢是  
也茲者大兵之出賊即輟道師行西南賊擾東北甚而匿跡山崖  
堵截烏道使我兵不能馳騁進則交口交加退則縱橫復出此決泮  
不惧大兵而云然者彼已明知我兵之鋒銳不可撓則必勝之机豫  
之在我苟仗一旦相當料去不立制其死命矣目所謂賊未嘗有  
不可供滅之勢是也似此則大兵一發再發廣去不剪乃七朝食而  
犹運者何故豈我兵寡而賊衆多需當五者之請益矣歟夫  
兵之不可敵也一足以當百一足以當千自出師以來見賊以劫蒿州  
而去以賊騎之善遠也彼以步賊當先狡為自脫之計滅供肆也

賊而直追騎賊則其輟驅之術自窮所云擒賊必擒王射人先射  
馬其存今日當勿貪小利而遺大害也我師之振旅而南忽然北有  
告陷之報又豈非偵我征行所向而避以出我不虞所謂賊線之末  
可忽矣賊之奸細處之各布寧止一曹化寇我化寇又其袖袖耳  
近者省城已獲獲府快張奎執斬首矣在衙役中尚然至于  
積賊使已松狼心豈可復測且不特也賊布奸細以多其耳目我  
反不設偵探一役我出師某日賊知之我行師某向賊知之我出  
師而賊避我不知也我行師歸而賊尾我不知也且見梅勒  
駐省時焦心攢眉謂法曰每曰

朝廷命我勦賊伊安坐于此而拉目亦懸坐待各果塘報之至以

卜出師之期嗟乎賊至其果官能則登陴閉門聽其焚劫打  
莊果官不能袖手待陷耳必俟倍報至乃始厲大募馬抵賊  
所掠之地賊已飽颺而去大兵縱萬人敵乎不遇虎狼安所逞其  
勇略况師行又早有漫漏者也是故賊線絕則師行密師行密  
則分兵以夾擊乎若迅雷不及掩耳而賊避安擊乎虛之計亦自窮至  
其依山為谷人有言鳥道僅容隻身馬不能並馳炮不能遠發  
抑其中矢而不擊披山之說因而自憚戶竄八為不然山之險隘而  
難攻也攻山則力竭不攻山而攻賊則智長問賊蓋踞此山能不出  
否不過惧我兵之一足當百一足當千依此為避无地耳兵退賊  
即出夫苟兵退而賊即出則追逐所至若佯為振旅而归者伏

間諜伺其出以逆擊之復預供熟知地形者偵其山之前山之後  
出之左右出自何門入自何徑而前後左右先置炮設伏以盡絕其  
出路夫有大兵以邀之于前又有伏兵以斷之于後賊即技能從空而  
遁乎且固知依山為險之不足恃也所謂賊有所供之必滅之勢  
又此史總之臨陣新獲其文臣之從從指其可操臣之力夫擊不為  
伏臨陣相機調度者左右營符也為督導為間諜責在各道將  
州縣于平地良民中選擇素諳形勢之人多方責成懸之重賞必  
不供陽順陰叛之賊得身其間蓋以賊攻賊自古有之非大豪傑作  
用終難免養虎貽患之愆今者營中受誘之賊良骨易畫其中  
叵測誠供覈留其妻子令其各攜斬一見在賊渠之首以為信其

懸級而未報相認為某賊以順者也其期以兵以報命而得順  
而陔逆者也用賊殺賊是法若以智專等之則亦為我智專  
也適為賊作線耳大兵所以屢障止殺步賊而不遇騎賊者非以  
之故哉至于招安一乃在今日關係尤大

朝廷兵威亘古無敵區區山左州竊遂伏大兵去此彼何而議招安辱  
國矣而長奸覬冀以為甚且己苦口為極日痛哭流涕言之執我

皇上著聲高懸為國本事邦之遠計今日之不宜勅不宜接宜勅勅不  
宜緩勅勅同蔡等賊謀殺投首而賊中頭目尤宜仿古五流三宅之典當  
此之時曾從者誅不勝誅因而徐議招撫未為晚也三年玩賊亦尤  
以至今日本蒙

皇上發大兵一駐濟州一駐東昌及今不從長商酌大創一番以絕反側于  
四方規望之心目不知其少矣日接報賊之文絡繹而至不勝其痛  
見當必仰屋空嘆憂思無路又不勝其懼敢直天狂愚上瀆

聖鑒不自知其流涕之文集也

額陳宸帝急切情形 順治六年

欽差鎮守湖廣宸帝等處地方換兵官都督同知日徐勇謹  
題 為奏報宸帝急切情形并乞專



勅大女務期大定以靖邊圉五帝照良帝昔為腹頓今作逆陸界連  
未聞之點粵實當湖北之要衝且猶強樓處惟辰屬一州六果或有  
相去紅黑諸苗于數十里之外者或有比鄰而居者沅州鎮守為  
最廣溪淑浦次之侵掠不時按取莫測兼辰州城廓之外何以  
印水保二司也名曰就教其書

清瑒

而北復押用明印發項虎視實為陽順陰逆可知更有茶溪之十  
王瀘溪之燒三嶺聚焚掠出沒司苗為害最深此在去公時宜  
戒甲脩矛以備不虞之隙况全楚之賊向北分屯各器彼長七雄  
今皆逆聚湖南徑成窟穴前幸仰賴親王大兵奮揚神武何勝  
蛟首先被縛此代謀之元克已翦而王馬隻虎等逆尚漏

天誅

私莫

聖明

廟筭兵邊必餘氣不除不止夫也全捷未奏而大凱倏然就望  
兩山苗賴之兵足資彈壓以作緩急立應之需詎苗賴又復比調  
矣或更望湖南各府州之經制官將在也經制之額兵足也庶  
彼七勉力支持共勦

王事

其以地方失陷靡常十存二以前就不足而今更復不足矣且  
不言水道之危聞此聖印而今日未入境之先已據振黎靖于  
初六日告失矣黔陽于十八日告陷矣沅州于十九日告潰矣鎮寧  
于二十一日告破矣今牛萬才已路我武兩一帶馬進忠已距我靖  
州一帶王進才已踞沅黔一帶時下皮熊尚揚之役從清浪而下

林得勝從平溪而下張先壁王爾玉從王坪白而下宋宗從師思南  
而出王祥從石門而出劉侔乾從印江而出鄭石二進漢涼李等處而  
來曹植子萑蘆等賊聞從廣西徑奔會靖而未便皆分頭復起  
欲以夙時之衆而當怒蛙之銳勢自懸殊况將非

聖明

選選之將兵皆烏合塞責之兵名實兩非於賊得長驅無忌以入吾人

之境嗟！湖南何等時日何等賊勢而將之以委署代庖乎兵以驅  
市人為戰乎茲今衡州有征廣之定南王藩在也今賊中逃西者曰  
逆謀刺髮入我營間探知王兵非滿兵也勦廣西非勦湖南也  
賊剃髮而偵我兵之虛實易我兵欲假扮而入賊中之細探也唯  
日屢仰沐

聖日

惟漢一腔熱血力竭力勤八回辰疆而所痛惜者數年未

九

以

朝

廷不知費若干金錢動若干糧料更勞若多士馬三王沈子心許

親王斬繼之于後乃至隨復隨失者邈屢所由皆緣一簣未獲  
戾遂致九伐功墜絲之逆賊畏滿兵而不怯南兵南兵以雲沙  
以備旗一聚也

皇上

果以臣言不謀遠飛

乾斷

不拘何旗大兵立行

劫發

專勦湖南務期掃滅根株必盡統俟大定之日再議班師庶免

墮有盤石之安逆賊成腹頓之固亦一勞永逸之策也

請撤大兵以省財賦疏 康熙元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巨魏喬介謹

奏為罪雲南大兵以省財賦鎮荆襄之要害以杜亂萌以目前議  
三月初六日

上諭大兵出邊征直抵緬甸疆圉奉定從七大兵得以休息糧餉不  
致糜費仰見

皇上垂念兵民困苦已久思欲予蘇息俟共享太平之樂也今既數月  
矣大兵未有旋師之期在

廟堂自有成筭必將身封疆之臣詳慮深處而目以爲大兵之出成勞

苦已久百姓之轉運疲困既極

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必亟早定凱旋之期以佚軍民數時載誦者也

計平西王吳三貴桂精兵不下數萬撫督提督所領綠旗官

兵不下七八萬韓人又何難守此一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游魂

皇上威德遠屆稍示招徠必將窮角稽首投誠納款不則窮困之極

懸示賞格其帳下亦必有梟其首而未獻者矣足煩

當守之過慮也土司族類不一資督按善法馭之皆爲考子順孫矣

故目以爲滿洲大兵撤回爲便然以西南滇黔川楚地方亦其

牽潤也非有大兵鎮守倘或寇生心觀長不爲馬腹豈長慮

却破之道我目思荆襄乃天下腹心西連巴蜀東連吳粵今南  
接粵西北連秦豫自古為四戰之區注三國所必爭誠天下之要  
地也方今鄧西諸山及夔門一帶尚有賊黨未盡注平伏祈

擇一

天將預滿兵數千注常駐其地注毋則控扼形勢注以銷奸宄之萌

有以而提兵並援注以提水陸之勝往歲海寇入犯江南荊州大兵順  
流而下人心恃以堅定注其驗也故坐鎮一處而黔川越俱有磐石  
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為今日一時之謀也已

敬陳定蜀之策疏 順治十二年

四川巡按臣李國英謹

奏為遵

旨陳言仰祈

睿覽 五月跪誦

明諭給仰見我

皇上焦勞萬方下問愚蒙臣古帝王躬堯工替之詢何以過七月待

罪西蜀數年茫無寸效臣蒙

殊且 木議設鎮增兵士馬漸集于疆場勝氣遂騰于堦堂正欲偏

陳管見稍贊



廟議

況當七條約對非之際且何敢不必畢其一得之憂下測建治平之畧者在蘇民生之困而已蘇民生之困者在祛其致困之原而已今天下伏莽未靖尚繁有徒而徵兵轉餉難為數者大為民生困敝者莫甚于滇黔之賊蓋自恃遠西先授首之後餘党敗逃鼠竄滇南緣

天討

之久逋致螳臂之復逞猖獗于楚蔓延于粵致啟于川出屢經大創而根株未前乃

皇上

赫然震怒始命輔臣視師事办七寇滿漢大兵雲集湖南以至

兩廣三巴廣、廣其承突處、有重兵、多費廣糧餉不胥因一隅之地累數省之民固未安之地勞已安之民供我之虎且助

旅日暴露于卑濕炎暑之鄉我之南鄙丁男日奔逐于行齋居  
送之苦脂髓其耗于徵輸營伍空于扣調積怨于和實由于其七月  
七寇一日不除則數者之民必不能一日休息茲我

皇上裁下蜀租之詔勅求容吏之方而防成萬難減撤推科萬難違  
緩誠不能卜其息肩之期矣且以蜀省之必為我

皇上陳之夫沃野千里原指成都而言其東南俱財賦所出今歸我版  
圖者止山多田瘠出產寡淺之川北一隅其東西南有食以必養  
兵之地皆為賊所盤踞近又振于成都等處新開屯耕似有持  
久之計我兵駐守保寧一切糧餉皆仰給于

內帑轉運于三秦若再曠日費時必至師老財乏而自困之

道也而蜀省而湖南兩廣所以類推矣李五

朝定

鼎以未兵甲之威天下去敵今謀臣猛將倖然如雲如雨而偏方小魁敢逆顏行非兵之不強餉之不足也兵強餉足而封疆之日畏難避苦利鈍功罪之念先入于中以致貽夏

君父耳

日觀西南之民苦賊虐始不啻倒懸之吏且孫賊敗潰于湖南李賊敗潰于廣東其勢漸成瓦解日聞非動不足以致靜非勞不可以求逸今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固山類真倭墨勦根蠶之兵現屯漢中畜銳甚久誠能早決

高冥定計合勦約會師期分道并進首尾夾擊賊力有幾豈能四面支持誠一勞永逸之計也萬一机会有所待請先

勅平

西王固山額真侯墨勒根林蝦統率大兵今秋入川駐保寧為各  
路之主軍調遣滿漢諸目戮力前驅先取成都嘉寧食其令  
歲所耕之糧資其肥饒之地且屯且守俟三軍宿飽得省輸運  
之勞次取重慶以扼咽喉然後乘流東下掃清變因以通荆襄  
之氣脉東南西南既為我有已撤滇黔之門戶而為滇黔之張本  
蓋從古取滇黔者未有不先由于取蜀也倘

王師未可輕動請

勅督

臣等自向東西南諸目並但有机会可乘而向諸鎮目漸而收拓  
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勿徒拘守一隅以致財力困竭竭也夫兵力漸  
可休養民力漸可息肩矣征役懇咨之氣

天和兩賜府若災沴不生而天下犹不快觀昇平

至尊考犹不少寬宵旰者且未之信矣宋太祖曰卧榻之側豈容他人

軒陸韓愈謂淮蔡之功在斷身不斷耳古之貪君豈好為勞  
兵黷武哉蓋弔民伐罪誠有不得已者耳至于內外文武必同  
力一心而後乃底績更祈

爰始

借臣凡有司兵餉之責者務須氣脉流通臂指相應勿執持己  
之偏見而旁相掣肘勿謂利害不相關切而呼應不灵尤成功之根  
本而滅賊之要務也

議剿楚蜀餘孽疏 康熙元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 呂頤如 華謹

奏為楚蜀之餘孽未靖全勦既竣成議招撫又其實畫姑置徒  
養地方之難直陳以希

商議之斷必且惟天下之患在邊隅者小而腹裡者大盜賊伏于山谷而不  
亟為蕩平非久安長治之策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西南一帶巨寇既去弗歸命亦何虞于夔門鄧寨十  
三家之么麼小醜哉然此賊虫負嵎自守每大能為而連控秦蜀  
湖南黔中各省要害介處腹心與邊隅不同詎容竟置之不  
問乎向者

先皇帝

特主三省督按合剿之議已達明安大將軍駐劄荆州矣旋因海上告警而移調故緩至今日耳且上年春夏在蜀途知其果此情形以投誠諸賊首已荷鐐用者不叙外若揚東宮表宗第賀瑋塔天寶劉倬順徐邦定諸有名巨寇尚各擁眾數千于大昌巫山寨中占住監井逸陵不悛而已就招安之偽國公王光與反側仍故彼時頗有慕義向化二譚侯同二三撥兵乃心王室協力堵禦亦苦孤力難支曾見于移會手札中四川督臣李國英亦曾修造船隻為合剿之計会以提師征剿即雅委觀之後各省竟未見有動靜要門以東中為湖廣荆州之界以與山果水筒梁村等處去非盜賊盤踞因而長江阻塞商賈弗通七變荆未靖之情形也且出蜀

由陝西漢中放舟順流經過湖廣鄖襄地方到處密加探訪鄖  
寨之賊強盛者莫如郟水忠而郟桃巖在房景外西迄羊角寨  
下擁衆數萬編架木城培以土石大于郟城二倍且連亘竹溪竹山  
南漳堡係康等景居民為之運糧其勢甚小七鄖寨未靖之情  
形也然且聞諸賊在就近地方出時入荒涼窮郊抄掠亦各  
所得常暗結恩泗連絡山寨有衝突出走之費將未蔓延更為  
可慮今不過竊糜土著百姓及蜀楚被擄男婦在內種地納糧惠  
民姑利其輕便苟且偷生于目前而未必人無鄉井之思苟教化之  
念也彼地官吏士庶孰不引領王師之下即合勸信及賊亦聞之有  
素而越今寂然去聞且不知其何故也入都後始從午報中僅見



楊秉寅一賊已納款受賞他尚眾；多人也若不早為收拾不惟  
不勦幾于塞合道旁地方之憂未有已時以日見全勦誠為不  
易之定筭然兵柄不專則人心終難歸一保去陽為整頓之形既生現  
望之冀乎今地方各有提督提兵副將春遊及招撫錄用諸降弁  
此皆為王目牙爪兵力不為不厚矣而遲久而舉者上既緩而下亦誰肯  
獨急目所謂養癰貽患也以此賊為不可平乎畏其山川險阻也明  
時按目王守仁平江廣山谷諸賊以入去人之境彼白面書生尚能如  
是况

今朝師武目力之強所尚無敵者乎顧用兵大必須謀勇兼濟兵相  
充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人之可勝今文武分途各按無提調之

責印切近賊剽粟之節况二法亦為徒手搏虎不能律以致命是  
隘矣似以成之公勦特角之勢乎今欲申明前議必須稍為交通  
合請容申兩者拱督各集其封內將士度備器械芻糧軍夾兜具  
先報兵部然後題請特遣滿洲官員先至督目及提督二使等  
處飭令榜示巨寇名姓宣布

朝廷

待以不死且許以破格錄用至竟諸賊頭有頃心率眾來降者督目

列名奏請大者膺通侯之賞小者掛齋壇之印其餘幕下偽弁

亦分別授以參遊千把品職偽紳奉貢放逐原籍即今明舊生員仍令

學目准入費官考試必有感而涕泣歸忱者以我

皇上新政悉待諸細款者以至誠骨賞各見于若輩者又不虞山谷

之弗智也。若執執迷不悟，然後姦情肆，旣官兵壓境，攻討仍  
清另簡，經畧重臣，節制則將士自然用命。地方各官亦不敢玩  
愒從，否則戡定有期。數萬赤子，皆得解懸，出幽化刃，劍為牛  
犢，履江漢為平地矣。

占驗星象請應期征剿雲貴逆寇疏 康熙十七年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陳其範謹

題為星占之理可憑揆昔之未伊迺請

勅令軍士定期征剿以奏蕩平必多竊惟天道至微而難窺非淺學所  
可輕議且以愚陋書生何敢妄說但小有聞軍國大計者不敢不  
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且謹按五星之占驗往不與惟熒惑一星其在尤速也司馬遷  
所以謂天子必視熒惑所在也天文志曰熒惑行去常出則有兵入  
則兵散各以其舍命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飢饉為兵所居  
國受殃天官書曰熒惑反道三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連至三舍

小久而至當小反大今年十一月十五日火星退度其在柳土者無可占  
驗也惟是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  
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留至正月  
十七日而止夫鬼金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  
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其時則  
自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論其他則自貴州平越府起至  
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禍  
滅矣餘此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方有未必盡應者目以為  
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蓋水能剋火火故不能為厲也火星退  
在四土宿則亦不應蓋火土相生火亦不能為厲也至于火退鬼金

則火能燒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為愈熾况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也雲貴指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所必然耳目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進退但以星氣之占驗其理尤甚清

勅軍士建星象以因前滅則傷平指日月期矣以果目言不誤  
伏乞

奏鑒施行

進勦滇苗事宜 雍正四年

雲南巡撫費良孫督事臣鄂爾泰跪

奏為進勦頑苗收獲諸寨必宿因貴州廣順州長寨等頑苗阻

修營房一案 臣先奏

聞一面調集官兵土兵以張軍威一面出示曉諭再三化導及四月二日

接目何世璠到任復諄切示諭據副將劉業浚連日報稱愈

化愈頑 臣等仰俸

皇上為天好生之德不肯輕易進勦然現其情勢必非文告所能化

誨者乃令整理軍容剋期前進五月初六日據林堡山長寨

等寨頑苗糾黨放鎗放弩來擊營盤拾得藥箭十餘枝

弩獲頑苗三名并藥箭一筒初七日諸將官議定三路進兵一  
由一谷陸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而以宗角為老營應援初八日  
分佈隊伍整齊踴令於初九日會同進剿十六日據提督馬全  
伯咨稱造擊田玉官棧于初九日丑時將官兵分三路前進由峇隆  
關而入越嶺登山直抵峇隆關上占踞關口攻打焚燒立破附近各  
隆關之岩底寨兀把寨毒打寨掘架寨棚林寨大谷隆寨  
小峇隆寨等處諸寨賊苗擅敢討敵官兵奮不顧身施  
放火礮鎗箭齊發打死賊衆去數理志取賊首呈驗奈賊衆頗  
多打死一賊旋印搶去官兵共燒七寨占一谷隆關其因移咨列  
十七日又據提督咨稱造擊詹天祥分兵兩前進搶過焦山竹林



洞口四圍鳴角吶喊路俱塞斷官兵冒險攀援而上直抵苗穴翁  
忙險闕滿山俱安秦發頑苗率衆搗敵搗石弩弓亂發官兵爭  
先頑苗敗走深入穴內奪險闕而下兵馬渡河頑苗又復拚命拒敵  
官兵力戰聞得翁忙頑復敗入井口官兵齊追又聞得井口四野頑苗  
蜂擁接陣破傷燒苗數人往取首級彼已先搶而歸遂分兵前  
後先踞長寨之後山後借勢而入男女奔竄一空及者入長寨  
而頑苗復奮力拒敵是夜喊聲震地箭筒發出兩令兵丁施放鎗  
砲砲加圍守所有頑苗拒敵並得長寨情形移咨到戶目自  
經熟者毋提戶署按戶由會細商原委詳悉及抵滇署咨  
札往廷常去歷日追按戶何世璠到任後又復郵筒商確據其于

一切机宜屢經奏諭副將劉業沒及諸將弁並預西文武官員亦以凋度兼發有令箭專員申飭核期謀出萬全亦擒亦縱為計長久令官兵一進收護各寨秋毫無犯生民安堵此皆我

皇上教養之恩決肌亂論雖有以鼓舞之也但長寨而外尚有羊城空

者貢谷隆同甸焦山諸寨今據報呈止焦山長寨谷隆以及谷隆附近諸寨而羊城空者貢同甸等寨尚未及報明謹先將已獲諸寨奏

聞外

隨已撒行諸將着令覘其順逆應接應勒相机行西其已獲諸寨既經焚燒已遍此窟一空必須查明每寨共若干至聞報若干除已燒者存戶口若干除已逃者存戶口若干逐一查明造報清

冊前督臣高其倬等所議添設武職幾員兵丁幾何衙署營房幾所均今所獲諸寨地勢果否相符應否更議將所獲諸寨現存房舍暫安紳兵丁居住俟可定之後應將田畝改作屯田令兵丁耕種再有餘地悉招集漢人伙近竄頑番安業務復入度可水除後患至于寨酋死傷總多並其首級生擒去幾未及渠魁若于七際稍存姑息所其控填名數詣軍乞降縱使殲其渠魁毀其巢穴將賊智未窮兇心仍伏恐一寨潛據諸寨現望數苗突起羣苗附和官兵甫退則噴聚復來欲令生全終非長策也臣不以擒賊之少苟並其首級為慶而以逃竄頑苗定應搜括急須籌一勞永逸之為要机也新提日

揚天縱到任尚瀆月餘馬公伯執及了此其進勦兵丁被傷者

數十人其經皆稟應俟不竣之日查實際報恐厪

聖怪先此具摺伏乞

皇上睿鑒

賜以指示日等幸甚迨方幸甚

籌邊防疏 乾隆十一年

湖廣總督臣鄂爾達謹

奏為密陳竊見俯候

聖裁臣臣竊惟邊防不弔，殊兵威不弔，控今

國家四夷賓服而貌非十路竟杜醜，悍然為梗，所貴討茲萌相，揆我

之家，之軍聲而示以震疊也。賊夷準噶爾乞藏，福心往者，獲我哈密

軍營羅卜藏丹津乘機肆逆，幸願

聖武，布昭伏賊夷遠遁，而其不軌之謀日甚。一日彼以為連年生靈，靡靡

我之粮折，我之卒彼得以坐待其斃，覩其專刃剝虜，詭計顯然。

今之聯對恐亦即準噶爾所供以麻斂中國，且以覘我之虛實者。

也。臣查聯對逼近西海及各種蓄夷而羅卜藏丹津久已赴軍

噶爾今日聯對之跳梁安知非羅卜藏丹津之慙恩且狡賊百

計勾結內地之人探報信息沿途一帶以逆首班深者正復不少  
賊之伎倆原欲仗各處震發然後偵隙而動且聞我不必勝不  
交及今大軍既出因賊巢堅固不能印委虜功恐日久師勞徒  
我之弱形張彼之驕心設再有以驍對者更難一時絳靖雖對不  
為患淋大目查巴蜀素稱險峻而縣村枕石倚山懸崖陡絕負  
隅之固罕有其倫逆首壘石為屋号曰礪房墻垣堅厚層疊崇  
幾每層架砌箭眼施放鎗礮似可依險拔扞我師難免遠巡日  
思不漸費者不久安輒棄死勇所不惜然而師行十萬日費千  
金我不能深入其阻徃搗賊巢所向無成損威貶重今出師已久  
必須能勦而後接始有以誓其心胆苟不能直犁其庭遽設招撫

將來蠢爾者益無忌憚若自今不能印勒大兵在外年餘已有  
師老之勢莫若多言撤回一面于文武員弁中擇其熟識附近番  
夷並洞悉彼中地利情形者多施金幣厚結各酋以高潤其党  
威誘之使出或藉為內應俟有可乘之機然後另選精銳且  
勦且括以亦

天威

俾各處賊徒畏威怵德為一勞永佚之舉而目前所認之過計者則  
尤在慎固邊防以遏蠻酋毋賊夷之聲息謹查噶斯地方為邊  
外準噶爾往來青海之咽喉而蠻酋毋賊夷全賴之以聯絡其  
聲勢且清于噶斯完城練兵建築砲臺以峻番夷出入之防以  
此則小醜之聲勢力已絕而巨寇之党羽亦孤虜豈強悍必自折困

若不及今勸勵戰守將犯順者得氣而觀銳日久游聽對其小  
焉者也再查西寧乃蕃夷襟處之地而準噶爾之人頻來貿易  
易實為厲階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曩昔于川陝撫督任內  
留心察訪畧悉要害且思軍國大必非可妄議但身為大吏  
受

思深

是苟有知見何敢緘默不言謹冒昧密陳



議官兵進剿金川疏 乾隆三十九年

定逆將軍阿桂奏贊大臣目色布騰巴爾珠爾謹

奏為奏

川兵等酌量現在辦理情形仍定于正月初六日自布朗邦宗發兵  
初十日進攻谷嘴以期深入緣由先經詳悉具

奏在案昨接豐昇額來札云已定于卡立桑一路而來惟是將軍行

動易為羣聚所傳說因扎嘴豐昇額先為揚言于眾欲未美

諾底木達等處與西路將軍會合俟至曾頭溝時從薩爾赤那

羅山溝猝然進剿庶供賊人各備但豐昇額處兵力計所帶

安駐防索倫雲南兵共三千三百名及後舟壩帶來之六百名

合以持次到營之楚兵二千僅有五十九百名力量尚為单薄耳等  
只前屯署萊陽鎮官達色帶兵一千九百名在校木黃草坪一帶  
分駐原為防範備拉賊聚之由大板昭等處逸出今備拉全境  
蕩平大兵現往卡文萊谷噶爾前進則黃草坪一帶地方已可  
妥屬防守查豐昇額由卓克泉前進經過各隘口內惟孟拜拉  
措角溝各庄留兵二三百名曾頭溝山口亦應設兵三四百名均于  
官達色所帶兵內撥出八九百名分駐三處庶後路已屬妥虞  
尚可餘兵一千令官達色帶領併入豐昇額一路以資攻勦之用已  
于二十八日札令熙必再三謀谷土兵之在宜喜者共一千餘名等  
向聞其勇悍斯兵不和彼七互相告讐留于該處實為無益况

豐昇額現帶土兵為數無多若令三襟谷兵跟隨豐昇額進  
勦伊等距其巢穴甚近自必更為踴躍而舒常處除分防各  
後路官兵外尚有漢兵四千七八百名又綽斯甲布兵三千六百名  
共計有兵八千餘名以之牽縈駐守去虞不足自去再須添項三  
襟谷土兵目等于二十五日一面札知豐昇額並札商舒常令其  
酌量情形即速撥往但印合七兩項漢土官兵亦不過七千九百  
餘名尚恐不敷應用目等又派健銳營兵五百名又索倫名二  
百名令向項所撥之三百名合成一隊又以西安駐防烏鎗旗為  
練習派撥千名向豐昇額處所有在西安駐防之兵均為副都統  
富麟音轄更屬齊整又添陝甘兵三百名共二千名令侍衛伊達

札常保住等帶往扣其路程限期務于初十日直取薩爾亦鄂羅  
山隨同豐昇額一路進攻均聽豐昇額調度是統計各路濟往  
之兵豐昇額軍營已有兵九千名儘足二路協勦之用若再得  
博吞之兵卽有萬餘更爲聲勢壯盛巨等又屢將進剿机宜  
詳悉指明並將道路里數繪圖貼說呈馳奏往又恐其去思激  
此一帶路徑之人于二十六日派令老突番人二名前往以供嚮導自  
能收分路合攻之力至明亮覆于二十八日來札稱只角探路之  
人至今未回遲至數日可得確切信息等語明亮現于二十七  
日自郎車爾宗移營前赴章各俟得只角之信發兵進剿  
亦可免誤此期至日等覆已將各山界表駐之兵抽換駐守處

行進剿之兵將令夜行晝伏密赴布朗郭宗一帶听候分起進  
發所有鎗丸藥火等項先行逐一查点又令賴森特先往督催  
糧員將應領乾糧米麵按令起分令攜帶務于初五日以前  
前二妥備日等于正月初一日自美諾起程仍輕騎減從不俟  
賊人稍覺一至布朗郭宗于初六日全官兵接隊進發空運  
過行務期于初十日攻開谷嘴了口前進為破釜沉舟長驅直  
搗之計所有軍等將豐昇額一路官兵詳細指办並起程前往緣  
由謹恭摺具

奏明進剿金川分路進攻緣由疏 乾隆三十九年

定遠將軍 阿桂 謹

奏為遵

旨明白回奏竊臣等議各路進剿金川一摺屢奉

上諭戾加訓飭日跪讀再三殊覺悚惶矣地險剽賊金川一邑日斷不肯

畏難不办所請添派兵丁及小金川各處不設防兵為併兵直入計

而賊人碉寨非一時所能猝办各情形業經詳悉奏

聞在案伏查此次大兵進剿兩金川已歷兩年之久所用軍需幾及二千

餘萬是以凡遇人夫糧餉等項苟可稍賜節省若不悉心計  
及令償拉地方幸切

皇上

威福得以迅速掃平而接勅促浸日尤要早歲一日之局而可多省

一日之用特以此時不動則已一動必期得手庶不至曠日需時仍復  
多糜帑項惟是未經克復償拉以前促浸賊人俱于償拉地方早  
為預備及將次克復償拉之時促浸賊人即于自己地方反為守禦  
蓋兩金川原可朝發夕至前次大兵於十月二十九日見敵度險金  
川賊人即于三十日分赴各處而功噶尔拉木果木等處均有上年  
年據守嗣于賊人就近調其醜類突屬多于聚首目前七奏明  
逃出被遮之土漢兵各供稱促浸賊人原欲往償拉地方代其守

禦及聞大兵攻進而于初三四日分往功噶爾拉音嶺等處是賊  
人斷泮安備已屬頹然而明亮等前次從翁古尔整帶兵至郎車  
尔宗溝口納圖納札木等處均有賊人在山上綢卡節拒守蓋賊人  
早有防禦而又以官兵從而上均係仰攻必不能得利是以敢于出  
去及官兵置之不理始漸次入當噶山梁礮內拒守皆報日共賭  
且月初至美諾時兵不滿千係奎林從南路來親見各降番出陸  
績未投皆不可信之人且一面派兵各處彈壓一面按取分駐降番  
始為妥帖且官兵從連圍進攻皆未攜帶鍋帳十餘日露宿野  
處衝冒風寒並熱水一勺亦不可多得均不免于疲乏至大局稍定  
之後始令兵丁換班回赴連圍撤取鍋帳亦至臘月初始得齊全至



大板船一帶海蘭察于克復底木達等處後即已派兵前往所有  
着民除于未到之先迎入促浸外其餘均已就擒運往謀谷腦安插  
並兵應須攻剿之處其由該處進兵之路即係各哨于立素等處  
然係新經訪得之路情形未及探明夫料全去接濟其勢萬難前進  
若印帶以攻打十餘晝夜困疲之兵冒昧妄行賊于七路再加戍守則  
更無可办之處而功噶當噶賊人守禦本堅印令八旗勁旅乘勝攻撲  
堅頑未必遽能多殲賊眾竊其要隘前進已屬不能則撤出印  
多費錢糧九去年溫福攻打功噶爾拉兩月有餘萬難措手因而撤  
往昔嶺其功噶爾拉印領苗兵三千餘名以資駐守今月一至其地  
若不論必之有益矣蓋吳于以兩路進攻至攻之安判別等他路而

此兩路已需兵數千駐守且洮步接應中得安便可進之路兵力  
轉致不敷今欽奉

諭旨

以明亮已欲赴馬各一路當令奎林富德等徑往當噶進攻且既領  
赴各噶等處當于功噶山梁派兵攻剿以斷賊番全勢指東剿西  
奇正並用仰見

聖明

指示實協執宜但以現有兵力而論且庫官兵共有二萬六千計于美諾  
底木達等處及附近各噶之處後路由兵萬餘所存一萬五六千人  
自不能再撥數千由噶爾拉等處進攻以分賊勢而明亮等官兵共  
兩萬人除去分防各處止有兵一萬餘人現在明亮的撥于各噶各  
駐兵二千名亦僅敷哨探不敷進攻之用是以目前奏現于附近

爾拉及春牛廠等處多舉烟火多張聲勢即為牽縈功噶爾拉及  
昔嶺木果木賊人之勢但僕各噶之兵佔得要隘即將牽縈之兵撤  
往併力合攻惟留前屯擬派駐守之兵其南路大概情形亦復如是  
惟冀省得多兵即為攻圍要隘至人夫短少誠係孫督等專責但此  
前步攻得底木達布朗邦寨時所帶十日口糧業經罄盡而又並去  
人夫挽運之糧各處官兵均獲糧石得以接濟每憂枵腹若倚抗  
運之糧則先已告匱官兵止可撤回尚何能取大板昭曾頭溝等處  
將價拉之地全行底定彼時因于大必去碍而兵行迅速伊等亦出  
于去可奈何是以未經陳奏今七次統兵進剿路程較之由達圖  
而至美諾底木達等處加倍有餘不得不備其籌辦而應用人夫

亦非預先齊備坐聽調用又通于各站抽撤或從內地解送前來亦不得需時日至督社全境必藉能司大員彈壓督辦美諾固為適中之地而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為接應各噶緊要之區常青一人兩處照料仍恐較長莫及其間尚左另派大員接應若復移駐僧格宗則地處一偏于底木達布朗郭宗東北一帶更屬呼應不靈况各土司地方具有路當孔道而去大險乃恃者則設為官寨以供防守以美諾底木達布朗郭宗及僧格宗等處皆係四面空曠之地僧格宗碉寨本在山麓而又近經燒燬而欲設兵亦須駐在山梁之上方為得勢現經明亮奏請于富勒渾王進泰二人內兼管并未派出撥統大員查成國現已卧病月餘尚在此間尚恐不

能倚仗而三標谷一帶特未亦無須帶兵駐守但此路大員非係生  
手印像進剿所不可少之人客另行洋酌奏

聞至僧格家章谷一路既已駐兵則必須熟于該處情形者方能料理

至揆兵英太忒特汪騰就在南路日久应于卡二員內派留一員駐札  
似屬有益並已札知明亮商辦再汗牛十四寨頭人若均解送進  
京則玄仰遵

諭旨沿途押送止須留心防範不必過虞又迭告以召令赴京承受

恩惠

而番畏赴內地以同殺戮驚駭自不能免今連其家屬移往打箭  
爐度加約束則既繫志其屬下之心而亦必不至于兔脫今准明亮  
未札意見亦屬相同其俄城一路由彼前速原雖勒烏圖不遠但

奏

此路雖以前進之慮業經豐昇額密達索倫等兵前往探明其  
况豐昇額止有兵五千名往彼進攻斷不能得力而卡立業一處形  
勢既為較便聲息亦屬相通于此前進可以直據薩爾赤鄂羅山  
從上下壓日突因達勒金川各路中惟此兩路高可得手而此兩路  
又必分途並進始為有益若漫一失此机其勢使唯是以不敢稍有  
拘泥現又札密致豐昇額令其前往卡立業合攻以取深入之  
益損之剿滅金川一區日一生大局定于此身命亦繫于此而諸臣  
拘定于此一年之內若慢稍有畏難之見且設巧為嘗試不直陳  
於

君父

之前則不但為天地鬼神之鑒察其心何以自安亦詎不畏乎

先

皇上之治罪今蒙詳悉

訓飭

且惟有深咎前奏之未悉忱悃之未孚若前奏內有絲毫作偽用巧之處必為冥之中深責而痛絕謹縷晰展

奏

籌制緬甸機宜疏 乾隆四十二年

大學士管雲貴提督臣李侍堯跪

奏

為緬甸邊務未結敬陳一得之愚仰祈

聖裁  
可竊目前蒙

見命  
調任雲貴撫督因面思得使前稱得曾臨貢象還人其說中受

屢次欽奉

諭旨  
命臣與阿桂相機辦理業將大概情形及急切未得把握緣由先

使奏陳

聖鑒  
伏查緬甸自乾隆三十四年

大兵圍老官屯情勢窮足力感情願納貢還人額清罷兵我

皇上  
以天好生備念地處烟瘴恐士卒多傷

特見  
寬宥詎盡首狡詐類悔前言並將遣往根催之員處留不放歷

今八年之久揆未悔罪輸誠每以詭詞欺誑藉口履我動靜已

欺勢輸送

手推



非一次反畏夷情未必足信上年冬間前署督卬苗思德等不加  
細察上達

宸聰

其家人象並不到因差人詢問百計支吾其情甚為不忠查從前定

議開闢禁市絕其資生之路原屬制緬要策現在該苗未與  
曾勸開闢然供生計果真窘迫自當力而完局因何屢有交吏  
茲卬苗以察訪緬地物產棉花最多次則碧霞壘翡翠玉其仰  
給于內地者不過綢緞貢絲織針之類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  
雲南廣東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每差土人驅走出闕將價值  
查兵役因見官差要務于隨身行李挾檢未及夫帶私走勢所  
不免究之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撿拾無稽不但不難得彼真情

轉荷地內信息從而洩漏至于棉花一項且在粵省時見近年外洋港脚船隻進口全載棉花迨至出口回航又止買帶片漢白糖白若船多稅少頗累行商且每監督使魁戾行飭諭嗣後倘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定將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國皆通且初不知緬地多產棉花今到漢後聞緬區之晏共革命等處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且在粵所見枝之在漢所聞緬地棉花悉漢海道帶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名無實究不足以制緬區之命且近年鎮將大員帶兵數千駐守非惟不成必俸而片局一日不完一日上煩

李廣

月奉任封疆受

思深重目擊八憂思維再四急欲籌辦尚書祝全就目思見惟有以  
夷攻夷之法查暹羅前為緬匪破特值

天朝加兵僅據子女玉帛而回置土地人民於不顧捷有暹羅頭目鄭  
者收合餘衆欲為故主復讎始而稟目轉求

太皇帝恩賞封歸經目曉以大義

奏明徵衆結則以情願合擊緬匪懇示期為情曾以青靈所  
獲之暹都燕達及男婦人等來獻臣于乾隆三十九年入

親時仰蒙

聖明詢及面奉

諭旨外夷原不必深求即以此安為本係陳姓後歸莫姓現及係抄

注以鄭昭再有面示乞見汝亦酌量只管具

奏

欽此近年鄭昭復將緬匪所留內地兵民帶次送回并移連歲

攻擊緬匪軍火缺乏求買硫磺鐵錫頗見小心恭順歷經巨

奏

明仍作已責准其買回並予獎勵窺其心惟冀仰遵

太皇

帝施只封賞俾主國必且從前疑其或有暹羅舊部別構異端

謬思依伏

天威

巧畝攝服而句緬雖亦亦去目觀之人保非捏詞欺誑是以遲不為

具

奏

現聞數年之久暹羅旧部未聞自相攻杀亦不見召氏去人羣心已附

上年送回騰越州民揚朝品等所供誘杀緬匪多人現存河通五

才博學等供亦相同且海道商賈傳言鄭昭汗子甚好竟是  
緬匪勁敵而近日得魯曾蘊之泥詞款關又焉知不因鄭昭之故度  
及

天朝加兵故為延緩之計印証各現似一机会可否

勅下兩廣督臣作為已竟檄詢鄭昭謂詔氏已去子孫而

天朝原頒勅印現在是否失存微露其意鄭昭自必乞

恩求封俟其稟到據情轉

奏仰懇

皇上施恩錫封仍諭以務必躬除緬賊為伊故主復雖方足俯惟與

時分受

天寵

得有

天朝

符命更易踴召濟奮努力亦賊豈未必能縛渠獻馘而緬匪

殆年疲于攻戰漢省惟在戾禁迂闊不吝偷越并不令主人  
獨夷等往探消息示以不測俟其困頽揚言

大

兵進剽彼時懼腹背受敵搖尾乞憐人象到國往其納款亦

西藉完此局側擊旁敲似足以備一策且司日等在漢籌辦  
机宜亦屬並行不悖伏憤前奉

諭旨

有偏方治病之喻日愚昧之見計筹及步商之阿桂云亦是办

理之一法謹繕摺具

奏是否可行伏乞

奏

奏

皇上睿裁

覆奏 宣示既先平歸回謝表 乾隆五十七年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 呂彭元瑞等跪

奏為遵

旨覆奏及今月初六日

行在發到先平謝表一通奉

旨令又此士九卿閱者欽此臣等閱看之下歡喜欽服五誦傳觀印

官員在旁所聞二語者罔不驚愕贊歎數食謂陳謝表章  
一感思戴德固屬应有之辭况阮光平所受者非常之

恩所得甚望外之幸其為披瀝懇忱已出尋常萬至其所稱入閣後  
夷狄揣摩之情歸國時國人喜愕之狀舉一時私憂秘計巷以街  
浚自負為謀國之言料其之智不敢信諸

天朝不敢聞諸

上國者不禁呈露此微自比蟲豸去一語不盡去一心不獻豈惟阮光平  
一人感服夢寐莽安苟一國馬人駱將人揭其肺肝帖其心竟以見

日則物去道形仰

天則人安較志皆由我



皇上神漢厚澤至德稱仁有以誓服而滄泆之

上以威威下以誠在故能安取海陲萬衆羣倫傾輸真切若此史家載

尉陀上漢文帝書稱美帝能以一紙書下南越試取封勒改光平表章其畏

神服

教為何必誠為萬古所未有也謹合詞繕摺具奏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條陳平賊事宜疏 嘉慶四年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 臣梁上國跪

奏 為以陳管見仰祈

聖鑒 竊臣新奉

詔書 命是日各行所見陳奏用人行政諸事宜欽惟我

皇上至公至明英睿敏斷錯枉舉直惟服人心用人之道非臣下所能仰贊

至于政必則大小臣工均宜殫思慮以求熙厥績而今日之要務尤在乎

賊蓋賊平而後萬象作新六字和柔雍然復見太平之域美哉三四

年來每聞禁蜀寇擾中心必焚因研訪情形漸有芻蕘之見其

自知愚陋而不敢不抒陳于

聖主之前謹條列其不以左

一曰正罪名以申國法查律載牧民之官激變良民因而失陷城池者斬而失察邪教煽惑聚眾離成不法者罪止革職故川楚賊匪地方官皆以邪教為言夫邪教固誠有之然初起于湖北蔓延于四川而出入奔突于河南陝西之境其中不皆邪教也必指為列之協之徒党則公慶列之協有何計術而能煽惑為件之多哉而不知七教省賊匪地方官所激變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者特避重就輕欲掩蓋其激變之民之罪耳夫反叛之逆賊普天同讎人之爭食其肉今但名之曰邪以則吾民之抵禦之者不力而讐恨之者不深甚至有畏懼之

九月日推原乃始由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蓋地方官以苗民平時

不能祛緩駕馭過勒供應科派夫役種：凌虐而內地奸民之侵奪苗地者苗民挂拆官漫不為申理是以因而滋子當時統帥進討者宿兵兩年兩廣雲貴四川等省俱有徵調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俱係以軍與法混而不肖官吏更從而奉一派十漁利侵犯其時又逢辰禁小孺漢黔川楚各類之徒向以私鑄私販為生者一時麻葉固已披而只逞又適值棗樊一帶有查禁邪教之案有司奉行不善挨戶搜查姦胥蠹役乘勢攫取財賄不遂所欲即任以邪教治罪于是正犯之刑之錫等藉得脫逃而乘機鼓煽紛然並起與官為讐。

朝廷以正用人之際將失必各官暫且寬容俟不竣查办而各官仍

安居本任且有因叔復三城邑擒捕二賊犯轉逆倭者賊徒有所藉口而脅從者之附賊逆愈多矣夫醫之治病也當先究其致病之由然後用藥有準且愚以為湖北四川等省有其起釁釀禍之官吏必須查出確按其罪分別懲治之然後明告天下以貪殘之吏既已為民行法而彼大逆不道之賊敢于先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善良實為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責成將卒克日掃除則

國法申以人心服士爭壯而賊勢孤殲戮斧魚去唯殄滅矣

二曰尚以議以等勝莫孔子之論行軍曰好謀而成夫好謀則不徒  
而巳查賊匪勢文猖獗然烏合之中狼奔豕突非有才能

智術也現其所破城邑專務焚燒搶掠並不能為持久居守計  
可知矣我

回

家七士濟合羣力羣策而用之羣非小醜原不難剋期勦滅然

外之督撫將帥惟以兵力單薄為辭而于審形勢察机宜出奇計  
設間伏之類多置而不講夫必恃兵力之厚聲勢之大乃足陷陣而破  
圍設遇賊中我寡時而未免各任現望望曰左次安營究已坐失机  
宜故賊未而昧于防禦致其鳩張賊去則緩于窮追任其克脫月  
延一月則至于今夫自賊匪游正以來調發本省及各省協剿之兵  
合之催募方鄉勇計不下數十萬人然兵力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  
少今以綿地數千里之遠山林險阻道路分歧在需兵分布要

盜以守則不能為剽以追則無以為獲若使而可宿料賊匪之中  
漢于忿怒官吏者十之二困于衣食凍餓者十之三出于誘逼驅脅  
者十之四其甘心為匪者度不過十之一年初起之時激忿怒者以找  
赤官吏兵役漢忘報讐為快意困衣食者以搶掠銀糧衣物恣  
為所欲為得計故其勢甚銳勢若難當今從之奔突數年庶有事  
居忿怒之心久而漸釋而七三年中所蹂躪地方經其一至再至居  
民已咸知警備物產亦半就荒殘而搶掠豈能遂其大欲而驅  
脅之申父亦思歸特室家田業之已空不得已且隨之奔走以苟  
延亡命耳而彼甘心為賊匪為逆首者既搶掠之所得無多又日  
須養給七隨行之中勢亦必力疲而不暇多索而不振為今之計

机会正自可乘夫山林深阻利用伏人車新附利用間或因其疲乏而進擊之或因其怨思而解散之或批无持虛而攻之或堅壁據清野而困之或誘其前或牽其後或斷其中兵法多端隨机应变善謀者必有以擇其勝算矣日愚以為宜

治在是大小臣工將平賊方略各行所見詳細條列三品以上密封以聞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進伏惟

聖主睿裁鑒澤以果有可用然後付統兵大帥揣量以勢施行則智者竭謀必有出奇制勝之良策而各將弁亦承

廟算亦不致畏葸以迂矩矣

三曰設統帥以一兵權賊既出沒川楚秦豫之境則此四省固應分



頭防禦尤當合力夾攻今

朝廷

以勦賊之必責之四省督撫及將軍提督等供各帶大兵分據要道原令其視賊所向未則迎擊去則尾追去分其疆彼界也清道將帥自當公忠体國斷無敢有观望不前者惟是領兵之人既各有分地而各顧一方恒情所在但求己境去虞用却以鄰為壑此而四川提督勤保與數省之督撫將帥分屬等夷豈有統之者若而其威望不足以攝之欲其俯首指縱呼應靈便亦良難矣夫賊之往來奔竄刻忽非常軍之機變亦不可定奇正不測必全所乘間不容髮稍一遲回即預印怪机宜必能供子全所及即時順應必藉指運律之久而後可日曾供職

國史館恭讀王公大臣諸傳仰見

國初平定諸省並

命親

王貝勒為經畧為大將軍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則有一等公兆惠阿

柱等蓋威望之重足以鎮壓諸將之心故用命成功著有明效今

賊匪蔓延洋負固一隅之比也竊計賊之出沒利山林而不利平地

故洵南之受惠輕而四川之受惠最劇蓋蜀使東北陸步皆森

深菁密鳥道四通伏則可以負隅出則可以對據且自明季流寇

屠戮以後並各土著之民所有居民皆徙五方而至墾荒僑籍其

心固易于動搖又川省向有咽喉一種十百為羣以焚搶為其

抗力更易于附合故賊之大勢不趨于蜀而其東出則湖北之鄖陽

朝廷

宜高苑亦當其衝北出則陝西之漢中與安南州當其衝且愚以為  
宜送王公大臣素有威望中所信者一人為統帥駐四川之順慶當  
東北通中之地調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後分命諸將各委以一  
路攻剿之責四川則保寧為一路夔州為一路達州為一路而并予  
東可預防其由西前陽以入貴州西北預防其由龍安以入甘肅湖  
北則鄭陽為一路宜高為一路苑亦為一路陝西則漢中為一路吳安  
為一路南州為一路各以該省之將軍提督副都統總兵為大將專  
辦其所管一路之賊而各揀督仍帶兵多往來以為犄角左提諸將  
于賊中情形偵探必真供迎擊尾追者不悞于所向統帥于行  
間功罪論奏必實供捏劾委卸者莫逃于明刑以七則為勢勢聯結

雖全統一必安現望牽制之虞夫至于楚拏本有拱綏地方責  
應令其一意措置難民且七數省賊捷之虞僅在延陽而云云之  
區尤當加意整理四川曰安楚拏亦宜一體普添均責以察吏安  
民之政供不皆修葺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廢弛叢壯是尤慎固  
根本之道也

四  
曰添士卒以壯軍威剿捕賊匪三年而未歲功說者皆謂兵少之  
故所以賊負固而不能攻圍賊奔竄而不能追擊則添誠為要  
務伏思

國  
家設兵各有定額每省不過數萬人要在平時將佐訓練有方  
作其產力一其心志伏之畏

國

法甚于畏強敵故戰則女退怯行則去淫攘節制以山岳之重運

掉以臂指之靈特承平日久將卒皆習于驕惰視操練為具

文視錢糧為固有甚而軍吏諒占兵丁買閒均所不免一遇

有以本省之兵不足備本省之用不得不調借鄰疆每催募

鄉勇夫調兵他省無論其途遠供任重為民累也即此項所

調之兵遠從他省跋涉千里或數千里及抵軍營已力疲而

食餒兼以地道不熟平陰吳宜用遠所長未必盡能得力

且以遠省之兵久從征役未有迭期疾病死亡相視慘沮于是

只歸之心勝而敢勇之氣消又况所調之處一而再再而三各

省額設之兵既經屢調則所存以資守備者益多矣地方

幸皆寧謐然營伍空虛姦民之窺覷亦可虞矣惟募鄉勇兵  
論其浮游名字數實銷多棘也而此項本屬鄉民但可資其力以從  
之捍衛鄉里而不足驅之以從征役蓋平日未嘗訓練技藝既非素  
洞紀律亦未熟諳思聚忽散不可驟繩以法而所得者少口糧又  
無足心繫其心其或假公以徇其私忽或要索而誣及善良是鄉勇  
亦可漸時一用不為長策矣敬惟

聖主意在戒賊安民重費定所不惜則救時之計設兵不厭其多各處所募鄉勇名數

勅下統帥分飭有司特升悉心考校其情急隨征堪以備戰者即予  
以名糧配以器械編為額兵有功與各標營一體賞拔其未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兵考

技藝不諧行陣者亦另編之為新兵撥再兵之子孫標營將弁管轄以時操練學習備軍營中患病出缺者替換填補之用其不願隨從征戰者編為新兵則令其原籍之里甲長親屬保領供歸其鄉夫七所催之勇既已編作額名兵則所謂各省之兵可盡數撤回原營歸伍不惟可省道遠征調之類而必可之區亦皆表裏壯實不虞他故且新編之兵俱係本省之人山川險要皆所慣習較之客兵必更得力至新兵之練標營學習者仍令各巡按稽查其將弁之勤惰而不供其虛應故必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則新兵亦皆足備實用而不患其不精必平之後統按兵數必比舊額所增實多然此數省之邊隅皆地界蕃苗山林深阻多設重

兵以資防守亦不失為未雨綢繆之計而或恐其糜費欲為裁汰而寬以數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補是目下只有添兵之費亦漸可復經制之常非若鄉勇之出于催募者游食已慣一旦罷而不用持有能聚而不能散之憂也

五曰杜冒濫以執實用

國家所以鼓勵人材則有爵祿所以奔走人力則有金錢爵祿得其宜則各奮功能而官稱職金多則爭出死力而民忘勞伏見軍興以來

朝廷不吝爵賞凡軍營所奏勞績之員立于陞擢三年中微員而

踏方面者不可枚舉又凡所謂軍需動數百年萬皆支發內帑已



用至八千餘萬之多所以勵人材而紓民力者至優極渥而未卽  
歲功者何也其中必有冒濫者也近伏見卹抄以湖北參員胡春  
崙以查拏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游至安鄭襄道加按察使銜而  
居心狡詐虛捏侵欺多名狼籍現在啟露又見卹抄德樛秦所帶  
一路之兵據奏每月需銀五萬餘兩已有在餉例案不符而經手  
承辦糧台之知州覃光典所稟則稱去一路每月之費需銀九萬餘  
兩以此觀之冒濫不少夫仗功而可冒是以軍營為任官之捷徑也  
供用而可濫是以

國帑為官司之利藪

聖明之朝宜有此日愚以為嗣後軍營出力人員必武職者在行間權

鋒破陣赤賊控渠自當循照向例印于營所出各缺逆行陞補  
其文職以地方州縣佐雜等官于賊區主境時能督率民兵是賊  
保境者印優以左陞之銜賞以翎頂而不必遷陞實缺蓋七項文  
員能于賊至之時率民以捍衛必其平日尚能團結其民之心故不至  
相率奔潰若遷陞實缺則決員印當移赴新任而此缺驟生手  
官民不相聯屬恐生意外之虞且賊去而後一切換發完繕元資  
得力之人也不竣日令計功狀詳加確核送部引

見  
子陞遷庶才私營競律進之門而地方亦收得人之效矣至若軍需款  
項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莫過鄉勇一項今以鄉勇編作額兵則  
存止病革各營各伍有籍可稽無從冒報惟聞道路之言統兵

大將所用厨役二名有月給工食至五十兩者報台大吏日相燕食旁  
極珍羞有以多金值覓優重賄酒者而備弁兵卒應行卹賞之項  
或反靳延而至閏月踰時又何以服其心而責其用命宜

勅下既帥以時器查度办供將有投醪之美士思性杖纒之思復仇患賊之  
不滅哉

六曰安招拏以淨賊根賊區塌亂川楚秦豫四省沿逆州縣被患者凡數  
十處所有失業難民縣清口雜修裡房屋借給牛種凡所以招徠拏  
卹之道宜迭動慎有司廉明道府安立章程而以勤拙專董其正  
竊惟招拏之要首在清查戶口次則閱實壯丁又次則蓄田備資糧又  
次則檢校田土四者皆要務也夫清查戶口而保甲之法但理冊門牌

有司率皆視為故，必不肯實力奉行。委之謀取吏胥，又遠游需索，擾累之弊。查州縣所轄大者不過二三百里，小不過百里，均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以某戶共有幾口，所據何業，土田若干，三登證明，斷不許有訛漏。騰混之內，人口有被賊驅擄及現充鄉勇者，彼擄之月日，在募之地方，一俟住戶下冊許訛混，其有自賊逃歸，與鄉勇不願改兵者，均卽按冊聲明，取具里甲長及親屬承領甘結，收入冊戶。既查明戶，隨卽開契壯丁，除孤寡老弱外，將各壯丁籍記姓名，諭令里甲長，依之各就一里一鄉，自為什伍團結。去冬之時，耕仿貿易，各從其便。遇有賊警，卽派令此項壯丁自行守衛所居之村，賊至以拳火鳴鑼為號，鄰村以次接應，互為聲援。此防官兵亦卽

聞聲馳赴救援堵截要口則賊匪去所施其境間矣至蓄備糶  
則聞其地勢查數省沿邊地方自紅前明寇亂鄉民為避賊守禦  
計多建堡寨至今遺堞多存有司于親行巡歷之時稽考志書  
訪耆老相度形勢口有者修之亟湊者創之所創建之費或令民  
自行捐輸上戶出資下戶出力或官先備項給民修建分年計地徵  
還俟鄉民所有粮石聚積歲貯其中賊至卽相率入守民志既固  
賊勢自穷夫檢校田土之法各解送現有業戶管業外所有荒  
闕田地或係戶絕或係叛產俱屬官地須履丈四至分別等則登  
記明確不許猾吏奸豪稍為有影射隱佔其自賊逃歸及鄉勇  
不願改兵者查明實係單丁貧民戶戶可歸每業可漫卽將此項

官地撥用佃種輸租于官而歲給以備力之值編于另戶附于就近之里甲責成里甲長約束稽查田賦者不但為防賊起見而太平去賊用以長治久安可也至于賊勢窮蹙定有投出求降者奪其果出真情然後濟之以撫綏之法其文目及禁照用必有量于寬容必置之數千里之外使遠為巢穴不生他慮其大夥徒亮則于官地最多之處安為安棹分令佃種照屯田法辦理亦以什伍相聯編為屯戶設立千把揆等官以鈐束之以法則生聚有資之望得助流忘可復反側皆安消奸究于委形固網維而不動一卒而數善備矣以上六條係臣膚思愚鄙淺之見未知有當于萬一否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生擒回逆張格爾紅旗報捷 道光八年

揚威將軍日長齡會同泰贊大臣等具

奏為生擒首逆勦盡餘逆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

竊奴才等前探得張逆有赴喀什噶爾勾結情形當于十二月二十

八日辰刻由五百里拜摺後午刻接獲番舒克塔什坐卡遠探官

兵報稱二十七日晚間見有馬賊三百餘人步賊二百餘人均向東北

一帶奔竄有赴伊斯里克卡倫之勢奴才等揆其情形自係張格  
爾仍欲由去年入卡舊路先奔阿尔苗什回庄糾約白帽回衆聚  
集滋不公同商酌不可稍有遲延奴才長齡帶領提夫勇巴圖魯  
印用撥兵副將胡楚二等侍衛慶安阿奇木伯克貝子伊薩克  
煥管額爾古倫並伊犁馬隊涼州寧夏河州步隊隊奴才楊遇春  
帶領原衆大臣阿勒罕保吉勒通阿蘇清阿那蘇阿吉林索倫烏  
隊固原漢南步隊兩路共計官兵六千餘名均向阿尔苗什前進查  
該逆胆取近卡亟須防其勾結奴才武隆阿力疾勾誠瑞親赴京城  
各回二二抄鎮彈壓稽察留祥雲保碩隆武在大營鎮守奴才  
長齡等催兵備行途次接見前差往阿尔苗什一帶探信之平



撫索文馬兵葉榮近報今日刻張逆帶領馬隊賊匪由開齊  
山路潛入至近卡之陋尔古回土約人該夜回軍聞風逃散該逆在彼  
喂馬小息復向阿尔勒什前來該庄黑帽回子四百餘人持械攔阻  
該逆見回軍不肯附從托印瓦馬撤回仍由原路出卡黑帽回子已  
跟踪追去等語奴才等商議既得賊踪不可稍緩惟相距甚遠  
我兵必須趕出卡外分路兜剿方可得手奴才楊帶領官兵令  
索文等帶路連夜趕出卡外奴才長齡在卡紮營時已昏黃暮  
五更時葉營回報探得該逆出卡後直奔噶尔鐵蓋去路奴才  
長齡當即差官持令曉諭各隊官兵竭力追捕稍懈安按軍  
法從不奴才楊連夜帶兵前進一路山險難行至午初趕至噶尔

旨捷報紅旗由八百里加緊馳

奏並差

乾清門侍衛副都統沙勒罕保星馳赴京代大才等叩賀

天喜 茲于初二日已刻收才揚 符張格爾解至大營大才等公同訊問把

張格爾供稱自逃竄出卡帶領隨從賊軍到處遊逸因係押軍  
已爾後人處：敬重厚想勾結多人再未攻取喀城近未至四坦  
台地方因聞喀城大兵既撤多日邀約只約五百餘人偷竄入  
卡到心爾番什被黑帽回子攔阻逃竄出卡被李等語情除  
另錄供單恭呈

御覽 外現派副都御史斌 副都統吉勒通沙祥雲保帶領凱撤吉

林黑龍江官兵二千名西安固原步兵二千名並令伊薩克揀取五品伯克喇底克邁瑪特帶回子十名沿途照料護送進京定于初六日啟程前進並咨會署快甘德督鄂子張逆進則後派令文武官員帶多兵沿途接替護送其原派凱撤馬步官兵令該營將領官帶分起行走各歸本營奴才等現即檄諭浩罕布噶爾張逆已獲逆將伊妻子並巴布頂妻子玉素普父子送出

大皇帝  
必布重恩者未罕浩畏懼兵威定將該逆家屬送出以仰聖恩  
再為奏

聞

奴才等前摺聲明錫伯馬甲色布星額沙精阿布揚阿等家張逆帶領阿坦台等處布魯特三百餘人隨同進卡今訊張格爾

鐵蓋山內追及賊尾馬步爭先分路兜剿立斃賊匪二百餘人  
張逆在前佔據半山率領馬賊三百餘人迎面衝突我兵陣鎗  
抵敵人心奮勇奴才揚一先令馬隊官兵抄及賊後阿勒罕保  
吉勒通阿蘇清阿慶安等分兩路帶兵下壓賊匪力不能支  
向山溝逃竄我兵尽力追剿復斃賊匪三百餘人張逆在前僅  
餘馬賊三十餘人擁護扒山胡超二伊薩克託之擒獲賊目依  
期拉木素皮察克知張逆騎青馬身穿藍色金絲緞袍綠皮  
靴談吐甚誇忽準瓦驍力追直前擒拿山高路滑中賊奔馬扒  
山胡超額爾古倫伊薩克等帶領官兵四子六七十名亦奔馬扒  
山力追斃賊五名餘賊滾山逃竄復奔大梁張逆僅餘賊匪千

餘名擲石回擊利勇起而營都司既永福額亦古倫胡廷各帶  
兵一隊跟追直上將及山巔尽力搶近該逆情急拔刀將胡廷  
段水柱錫洵馬甲油松陽舒與陽兵丁楊發田大武等奪刀生擒  
並生擒賊目八名餘賊剿奔去遺時己未正奴才楊 就于該處  
索營分派各兵揆山奴才長齡測報專差告知官兵晝夜扒山  
剿賊實為奮勇辛苦張逆既已就獲不必奴才忙隨將糧料儘  
運接濟奴才長齡先行回營安插回中均皆仰賴

聖主 威福士卒用命將積年元凶首惡正于除夕日生擒並剿餘孽子從  
此新疆永靖回中共享太平奴才等及在營官兵曷勝欣感懼  
忭之至謹遵

據稱阿坦台汰劣克及撥布魯特皆不敢進卡是以將卡三百人  
遠回等語合併陳明所有生擒首逆送京及辦理撤諭各外夷  
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